



【君心雪】

Ai Shang Chou Gong Zhu © 慕流云 著

君心雪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君心雪】

Ai Shang Chou Gong Zhu ◎慕流云 著

君心雪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君心雪/慕流云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9.5

ISBN 978-7-5358-4325-8

I. 君… II. 慕…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58862号

总策划: 周艺文 主编: 陈曦

责任编辑: 陈嫦娥 文案: 谢勤勤

装帧设计: 彭意明

出版人: 胡坚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话: 0731-2196340(销售部) 2196313(总编室)

传真: 0731-2199308(销售部) 2196330(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湖南天舟华文丽制传媒有限公司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印张: 18

开本: 710mm×1000mm 1/16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9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2196362





卷前 楔子	001
-------	-----

第一卷 梅花香自苦寒来	011
-------------	-----

第一章 少年	012
--------	-----

第二章 护梅	014
--------	-----

第三章 茗雪	018
--------	-----

第四章 谋反	020
--------	-----

第五章 戮逝	023
--------	-----

第二卷 锦瑟惊弦破梦频	030
-------------	-----

第一章 真面	031
--------	-----

第二章 戮来	033
--------	-----

第三章 传说	036
--------	-----

第四章 死因	039
--------	-----

第五章 雷亡	042
--------	-----

第三卷 解释春风无限恨	044
-------------	-----

第一章 为妓	045
--------	-----

第二章 失身	048
--------	-----

第三章 隐恨	052
--------	-----

第四章 刺杀	057
--------	-----

第五章 委身	065
--------	-----

第四卷 金风玉露一相逢	074
第一章 知画	075
第二章 孽孕	077
第三章 奉身	082
第四章 惊见	084
第五章 相错	091

第五卷 山雨欲来风满楼	103
第一章 姑母	104
第二章 取悦	108
第三章 夜会	119
第四章 心冰	128
第五章 风云	138

第六卷 昨夜星辰昨夜风	159
第一章 归来	160
第二章 相残	167
第三章 侍君	173
第四章 前尘	180
第五章 断情	191

第七卷 花自飘零水自流	203
第一章 缠绵	204
第二章 交锋	212
第三章 血案	221
第四章 复见	235
第五章 同眠	247

第八卷 尾声	266
--------	-----

卷前・楔子



楔子

物极必反，至爱则至伤。

真的是这样吗？

预言尊者修罗的视线凝聚在一槽沸腾的血浆上，眼珠子一动不动。终年的血腥味已经让他丧失了嗅觉，连年的热气已经将他的脸庞熏红如火，依然消减不了他十七年为之不惜生命、不计代价、不择手段的夙愿——

要让神剑君心雪开光，将爱人的灵魂唤醒！

眼珠如此笃定。

持续沸腾的血浆已把原本晶黑的瞳孔熏染成红色，已经让从前那两道雪白的鹰眉脱落无痕。然而皱眉时攒起的疙瘩却是越来越突出了。疙瘩长年纠结在脸上，就像一颗毒瘤。即便他睡着时，所有的皱纹都摊开了，疙瘩中间那道深沟也一成不变地印着，直如一柄利剑，深深卡在那团红肉中间，仿佛藏着千年不解的愁思。

十七年了，煮在血液中的那柄神剑还未开光。他想不明白。

苍劲的手缓缓抬起《剑典》，嵌着血渍的指甲翻开红色的书皮。洁白的纸页哗啦啦翻飞，每张都是空白，又似乎每张都印着故事，没人能看到上面写着什么，直至最后一页，页面中间，赫然印着几行黑曲线勾成的大字：

君子之心赤如血
君子之剑银如雪
至爱之情暖如血
至伤之缘寒如雪
君心血泪，淬造雪剑
物极必反，达成所愿
——君心雪

清晰的字迹工整有序，下附一行凌乱的批注小字：

以至爱、至伤之血淬煮，可使神剑开光，达成心愿……

至爱、至伤之血？

眉间的疙瘩又高了一层，尊者缓缓合上《剑典》。

缓缓挪动白色的熊毛镶金高筒靴，向着黑色的大门走去，他想：得去看看了，今天这对恋人是不是他想要的人、想要的血！

按卦象，今天宝剑会开光。

黑色的大门前，站着两个守门人，一男一女，女的妩媚如妖，男的极矮，三角眼、没鼻子。他们是九世罪人，在雪山为尊者守门。

咣！大门被拉开两边。

尊者大踏步出去。

两双邪恶的眼睛，目送着尊者行向雪白的山顶。

湛蓝的天空和苍茫的雪野之间，耸立着终年不化的神龙雪山。它如一柄银剑戳透了云层。一只最勇猛的苍鹰展翅翱翔，以犀利的翅膀划破层层云雾，带着傲睨一世的气势，直冲雪山之巅。片刻后，一尊冰雕从云层直落下来，仍然如一只展翅翱翔的苍鹰，直落下来，撞在山体，啪地粉碎了。

雪山是如此难以攀登，似乎没有任何生灵能冲破寒流的阻隔到达峰顶，没有任何生灵能逃脱被冻成冰雕的命运。然而山尖上，丝丝缕缕的云雾之中，的确确实站着两个人。

他头戴王冠，身着龙凤呈祥的锦绣吉服，毅然挺立于飒飒风雪之中。那举世无双的俊美脸庞微微扬起，情深似海的眼睛直盯着一个身穿吉服的女人的背影。

她那绣着黄色合欢花的红袖在风中翩然飞舞，若艳美的蝴蝶正在远去。他凝了凝斜飞云鬓的剑眉，轻声开口：“雪，我来了！我来娶你了，回来！”

她依然徐徐向前，朝一座通体透明的冰塔走去。一旦入塔，她将被冰封七七四十九天，使灵魂和肉体得到升华，成为长生不老的神界中人。如此神奇，所以并非人人可以入塔。她有这样的机会，是因为她将嫁给尊者的儿子，“入塔”就是不可更毁的婚誓。

婚礼的红裙曳曳前行，在雪地上留下一道苍凉的痕迹。

他焦急地抬起手来，想抓住她，却没有移动脚步。尊者对他说过，在她向前走的时候不要去追她，而要用话语打动她，让她主动回头，便能挽回她的心。

这是预言尊者为他卜的卦象所示。预言尊者的卦从来没出过差错，也不能有差错。身为预言尊者，一旦卜错了卦，也就没有资格做尊者了。

他强迫自己站在原地，红宝石似的唇颤颤开启：“你不是说，如果我能攀上神龙雪山，你就重新嫁给我吗？”

“可是时间呢？你没有在我说的时间内到来。君，你总是这样，”她顿住脚步，没回头，轻飘飘的话语寄托在风中传给他，“你总是说你会来，可是你总是在办完了你认为重要的事之后才来，总是错过了时间才来。你还记得吗，十年前，我第一次嫁你的时候，你明知道我们凤族女人出嫁必须由新郎亲自抱上花轿，却派人送信给我，说你要在大婚前去取一柄好剑，会晚些来。我知道你爱剑，虽然很不安，还是答应等你。心心念念地等着你来接我，可是你一去就是半个月，举国都笑我是被遗弃的新娘，结果父皇一气之下将我嫁给了一个八十岁的王爷。”她的声音开始哽咽，“你回来以后，用浴血夺得的宝剑把王爷杀了，使父皇答应把我重新许配给你。我满心欢喜，又穿上了一身美丽的吉服等你到来，可你还是没来。一个月后，你来了，告诉我说你为了博得你父皇的赏识，临时受命去解救被困在敌军中的皇叔，刚刚救出他，就赶来接我了。可惜呀，我当时已经被当成国家的耻辱，送给了邻国的王子做妾……”泣不成声，她霍然向前方迈开大步。

他咬一咬唇角，抬起的脸上满是泪水，真想告诉她：不是的，不是的。我傻乎乎的女人，第一次婚礼之前，我在迎娶你的路上遇到了敌军，受了重伤。那时已经不能行走了，我怕自己的伤好不了，又怕你赶来找我遇到危险，所以骗你说我去找剑。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谎话你会相信，因为我知道这样的谎话能让你在等不到我之后恨我、怨我、舍弃我。而第二次，其实大婚之前我已经到了你的国家，早早地守候在你的身边，等着去接你的时刻。可惜，几乎同样悲惨的命运，大婚前，有人在我的饮食中下了毒，生死难料，不得已我又骗了你。你知道当我在邻国看到你与那混蛋王子手牵着手的时候，心里有多痛吗？

你不会知道这一切。

尊者说过，不能告诉你这些真相，否则你会因懊悔而死。

“别再向前走了！现在我不是来了吗？你回头，回头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他很坚定地告诉她。

她仍然向前走：“不会了！你又来晚了。今天是我 and 心罗大喜的日子。他是尊者的儿子。上次你把我从那王子的手中抢回来，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大婚前，你竟然又不知所终！你不知道，那一天，我差点儿用一把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想让你后悔。可是我不忍心哪，我怕你守着寂寞的蜡烛哭肿双眼！后来我被父皇卖来这里当奴婢，心罗一直如哥哥一般地疼我。他那春风般的笑容温暖了

我的心，不知不觉，我已经爱上他了！所以我真的要嫁给他。”

他缄默了，良久，摸着腰间的佩剑，问：“我怎么做，你都不回头吗？”

“对！”她很决绝，“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我说过只要在我婚典前一天到来，哪怕是最后一个时辰能赶来，我也会嫁给你的！结果你还是来晚了！”

他急了，喊道：“你知道这雪山很难爬！”

“可是我给了你三个月的时间！当初我爬上来的时候，只用了两个月。”

“我的四肢都冻伤了！”

“如果心中有爱，任何磨难都阻止不了你的步伐！更何况，我还拜托苍鹰为你送去了治冻疮的药。”那些药是尊者赐给她的。一直以来，虽然身上有无数处冻伤，她都没舍得擦上一点，为的就是给他留着，她知道上山的路很艰难，恶劣的气候会把他娇贵的肌肤冻坏。

他却在暗骂：就是你那见鬼的药害了我！若不是涂抹了那些可恨的药膏，我怎么会山顶昏睡了一个多月？你不会知道，我已经上来一个多月了！整天昏昏沉沉的，要不是尊者收留照顾，我早就冻死了。

可惜真相不能告诉她。

“就算我不好，你再给我一次机会！知道吗？”他突然装出开心的样子，想打破这凄凉的气氛让她高兴一点儿，“我已经继承皇位了！你现在和我回去，就是我的皇后。和我一起举行登基大典，然后看我如何平定战乱、君临天下，好吗？”

她的身体侧了侧，却又转了过去，仍然把纤弱的背影对着他：“看吧，你的心中只有天下，只有剑。你回去吧，做个好君主，造福天下苍生。我会在神龙雪山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平定天下，实现你心中的大一统！”

“没有你，我做什么都没心思！”他难过极了，轻轻把剑抽出来。

“对不起，这样的话，我的未婚夫心罗也对我说过。我已经决定了不让他难过，只好让你难过了！”

“贱女人！”他俊美的脸陡然冰冷，俨然是一位血气方刚的王，用剑指着她的背，“十年的情爱，说变心就变心了！我再问你一遍，到底跟不跟我走？”

“你在威胁我吗？”她的身体微微颤抖，但掩饰在迅猛的风中，犹不可察。

他冷冷道：“对，如果你不跟我走，我会惩罚你，让你懊悔一辈子！”

“我已经懊悔了一辈子！我最懊悔的就是爱过你，整整蹉跎了十年的光阴！”她真的生气了，他怎么还不过来抱住她？为什么一直站在背后说个不停？她已经傻傻站在那里，穿着红红的嫁衣，整整等了他一个月了！只要过来就好了呀，只要他

过来，她就可以马上扑进他的怀里，和他走，不要婚典，不计名分，只要守着他度过剩下的日子，比什么都好！已经错过了十年，真的不能再错过了。

他依旧没有追她，耳中不断回旋着她愤怒的话语。

我最懊悔的就是爱过你！

我最懊悔的就是爱过你！

我最懊悔的就是爱过你！

尊者说，告诉她真相，她会因懊悔而死。他一直不敢告诉她真相，一直不想让她在懊悔中痛苦，哪曾想，她说她这十年一直陷在懊悔中！而她懊悔的不是别的，正是爱过了他。

也许因为有了心罗，她才发觉爱上他是一种错误，才发觉蹉跎了十年吧！

心罗……尊者的儿子……神界中人……一表人才，的确是除了自己以外，唯一能配得上她的男人！难怪她会移情，难怪她这一次如此坚决。以前每次爽约，一见面，不都是她主动扑进他怀里的吗？看来真的变心了！原来她也会变心！

雪片自云端散落，宛转闪着闪亮的光，像是许多流泪的精灵，带着冰冻冻地的寒冷扑向他。身体在一点点结冰，碎裂的声音自胸腔发出，心脏仿佛被一块、一块掰开，疼痛难当。他向她喊出最后的呼唤：“雪，回来，我不要天下，不要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回来！”

她没有回来，甚至都没有回头。

尊者说过，如果她一直不回头以致你的心都碎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追她了，因为那就说明她已经不可能嫁给你了。你追不追她，她都不可能再嫁给你了！

为了出嫁，她精心妆饰，穿上最华美的吉服。他真想看一看她的脸庞，那世上最娟秀的容颜，一定被这身衣装衬托得更加楚楚动人。

抬起快要冻僵的脚，他向着那只红蝶走去。

终于听到他的脚步声了，终于感受到他有力的臂再次将她包围，她的泪刷刷扑落出来：“你终于来抱我了！玳君！”什么都不用再说了，要等的结果已经等到了。

只要他不顾一切，过来抱了她，那就说明他心中最重要的是她。那么宿命就会注定，他永远也不会再离开她了。

可是——

他紧贴着她的身体的为什么在微微颤抖？

他的胸膛为何那般潮湿？

哭了？从未见他哭过，在她的心目中，他一直是全天下最刚毅、英勇的男人！

当她带着诧异回过头来的时候，已经震惊得无法表达。

鲜红、鲜红的血正顺着他胸前的伤口涌出，将红色的吉服染得更加娇艳。一片、一片洁白的雪花轻盈地粘到血浆上，凝结成美丽的粉色水晶，若一颗又一颗美丽的钻石花，逐一镶嵌上去。

“啊——”撕心裂肺的呼喊代替了所有语言，直冲九霄。几团云朵倏然崩散，似被这喊声惊破了胆。

美丽的天空纯净如一汪湛蓝的海水，无数晶莹亮丽的雪花手挽着手自天空宛转而下，随着那悠悠飘扬的话语轻轻舞蹈。

“我已经划开了胸膛，让你看看我的心……它……一直装着你。可惜你却背叛了我！既然你要嫁给别人，那么我活下去也没有意义，就把这颗心献给你，希望你能记得……有个年轻的国王，他爱剑、爱天下，但是更爱你！”凄凄的话语就这么在雪花间悠悠地飘扬，她已泣不成声。

一滴泪与一片雪同时坠落，击打在虚弱跳动的心脏，他邪魅的眼睛为之轻轻一颤，终于缓缓闭上。最后的那线目光是瞥向她，有爱亦有恨——虽然不能娶她，但是会让懊悔一辈子伴着她，就算是对她移情别恋的惩罚吧！

他死了，再也看不到她迷人的脸庞，再也看不到她为他流下的泪，再也看不到她拾起了地上的剑……

“你要做什么？”尊者修罗站到她的面前，慈祥地说，“雪奴，他已经死了！无需悲伤，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现在真正可以入塔了，从而获得神界的不老之躯。当然，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不老并不等于不死，你得保持健康……”

“我不想听！”

“好吧，那我再告诉你一件事，绝对能让你高兴得跳起来。那就是，你可以嫁给我的儿子做妾，如果他不反对的话，那么你将是一位高贵的尊者夫人，受万世景仰！”

她蔑然一笑：“你也是尊者，可是你真的值得万世景仰吗？”尊者脸上一阵怔愕。她字字含恨地质问：“前日卜卦，你告诉我说，如果我假装和你的儿子结婚，就能让他产生醋意，就能让他更加珍惜我；你告诉我说，如果我轻易回头，就永远也看不到他的真心，永远也等不到他如约来娶我；你告诉我说，只要不回头，等着他主动来抱我，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离开我！我都按照你说的做了，可是他却死了，你卜错了卦，不配做尊者！”

“我没有！”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昂着他尊贵的脸庞，严肃地说，“我所预言的都是事实。你和心罗的婚事的确让他产生了醋意，他也更加珍惜你，所以他苦苦地哀求你回到他的身边；如果你回头，就永远也等不到他如约来娶你，因为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磨难发生在他娶你之前；只要等到他主动来抱你，他就永远也不会离开你。试问，一个死人怎么会离开你呢？”

尊者拾了一团沾着珩君血液的雪，起身时，黑色的神秘法袍抖落了一层脆弱的雪花。

突然她问：“他迟迟不来追我，是否你也与他说了什么？”

“我只是为他卜了一卦，告诉他，如果他追你，那么你将永远也不可能嫁给他！”尊者已经走远了，幽暗的声音仿佛从地狱传来。

她的眼睛直盯住他那于洁白天地间随风肆虐的法袍，带着千年不化的仇恨，咬破润美如珠的嘴唇。渐渐地，唇形变了，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凄楚而……诡异莫测。

彤云压顶，夕阳如此凄美，如焰光熔融在天边。

熊熊燃烧的焰火中，神龙雪山穿透斑斓的晚霞，若一柄利剑将天体刺穿。

山顶上，两具冰冻的尸体双双跪在地上。他们的头顶对碰着，双手交叉相牵。这是他们国家的婚嫁之礼，头碰着头表示天地合欢，双手交叉相牵表示纵然前路崎岖，彼此依然牵手，不离不弃。她就这样嫁给了他，把大婚的时刻永远定格在雪山之巅。他们的身影浴在娇红的阳光中，变成冰雕永远地结合在一起，天见犹怜。

修罗尊者绷着脸，额头的疙瘩深深夹起如剑的凹痕，那双布满血丝的圆眼睛困惑地盯着一槽沸腾的血浆。

已经取了珩君的心尖之血，这应该算是至爱、至伤的血了吧？处心积虑这么多年，终于制造了一段最惨烈的爱情，总算拿到了想要的血。

可是神剑为什么还没有从血浆中脱颖而出，为什么没有开光？

咣！两个邪恶的守门人打开了大门。

一个英气十足的青年缓缓踏进剑室，洁白的战靴踩在黑色的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嗒、嗒的声响。声音不高，却蕴涵着震颤天地的力量。

璀璨的夜幕衬托在他身后，闪烁的星光环在他周围，柔美的月色透过黑发环着他英俊的脸际，将嘴角那抹云淡风轻的笑容照得愈加迷人。唯独一双细长的眼睛，

溶溶地覆着一层水光，虽是明亮，却折射着深不见底的哀伤。

“心罗，你回来啦！”尊者修罗看了儿子一眼，继续盯着血槽，压根儿没注意儿子的脸苍白如纸。

心罗站到他身边，低声问：“君心雪还没开光吗？”

“是呀，真是奇怪，那明明应该是至爱、至伤之血呀？而且依照卦象，今天神剑应该能开光的，怎么没有动静？”

“那您占卜过母亲今夜能不能醒来了吗？”

“没有，儿子。你该知道，父亲从不用所学的卦术占卜自家的事情，因为我无法冷静地用旁观者的心态打开慧目来解卦！”尊者的眼睛始终盯着血槽。

红红的血浆沸腾在槽中，里面有珩君的血。

“希望母亲能醒来！”心罗的语气隐隐带着决绝的意味。

“我一定要让你的母亲醒过来，她还没来得及看你一眼，她还不知道自己生出的儿子有多么出色！”

“出色？”心罗哂笑一声。

“你今天怎么这样沉郁，疆场上打了败仗？”

“儿子刚刚帮象兽尊者国大败了魔兽族的进犯！”

“那……”尊者随便瞄了心罗一眼，继续盯着血槽。

红红的血浆沸腾在槽中，君心雪依然静静卧在槽底。

“我深爱一个女人！”

“哦？”尊者微微一怔，若有所思。

“她之于我，就像母亲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尊者闻言心头一凛，惊讶地看着心罗。心罗的唇角动了动，那抹微笑更加地清澄与迷人。

然后，心罗把手压在胸口。

然后，心罗用神力击碎了自己的心。

然后……

鲜红的血顺着心罗从容微笑的嘴角流出来，滴进血槽中，溅起一粒、一粒鲜红的血泪。

一线银光破开血浆，锋利无比的宝剑冉冉浮现出来，最终停悬在槽面上方。剑身干净雪亮，散发出千万道锐利的光芒，若太阳之光，给人希望。

——君心雪开光了！

心罗是让它开光的人，他可以许一个愿望，这个愿望一定能实现。

尊者已经颤抖不止，扭曲的脸惊惶看向儿子：“儿……子，你……”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一把抓住儿子的臂，急切地说：“快，快求神剑让你恢复如初！快，快呀，不要死，不要离开父亲！”

心罗眼底泛起如雪泪光，悲戚地盯着雪亮的剑：“父亲大人，你不配做尊者，你卜错了卦……她死了，她用最神圣的方式嫁给了他！她打破了你的占卜，你将因此而被世人耻笑，被你自己耻笑。这出乎你的意料吧！而这一切恰是你一手造成的……你知道吗？我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她幸福地活着。只要她能快乐地微笑，我宁愿在暗中默默地帮助她，所以我一次又一次地破除你对珩君的加害，把他送回她的身边；只要她能快乐地微笑，我宁愿在孤寂的夜里默默地守护着她，默默为熟睡的她盖上被风吹落的被子，然后默默地离去，不让她知道……我一直……深深爱着她。自从……十二年前的那一天……”

那一天，她的父皇带着她来占卜，口口声声说她一出生就克死了她的母亲，似乎是个不祥的人。

那一天，他悄悄递给她一块雪白的帕，因为他和她一样，因为自己的出生而夺去了母亲的生命。

那一天，他就爱上了她，因为她雪白的脸上，始终挂着恬静的笑容，一点儿也不为自己的命运怨天尤人。

那一天，她被尊者下了定论：她是不祥之人。

那一天，她被她的父皇抛弃在雪野。他第一次帮助了她，将昏迷于风雪中的她抱出了神龙雪山。

那一天，他去帮她取水回来，看到她倚在一个俊美王子的怀中，轻声说：“君，在我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以为自己要死了，祈祷着能再见你一面，结果你真的来救我了……”

那一刻起，他的痛苦就开始了。

至爱，至伤，就是——

一无所求地痴爱着她，却还没有机会对她说，已与她天人永隔。

轻轻握住了君心雪，心罗一字字说道：“我希望……这段凄美的爱情重演一次，会有不同的结局……”

一道白光倏然刺破夜幕，将三个流泪的灵魂送往不同的时空……

第一章 少年心事

第一卷

梅花香自苦寒来



第一章 少年

夜深人静。

越过十里冰封雪山，遥远的国度渐渐清晰。它四四方方，若水晶一般剔透。

一辆马车，泛着雪尘向国城急驰。

赶车的少年浑身是血，不停地挥舞着马鞭，神色焦灼，似乎车后有死神在追赶。

水晶城静立在远方，发出梦幻的光芒，若夜女神深情的目光，静静迎接呼啸的马车。

云戡俊朗的脸探出车窗，溶溶目光带着殷切的思念，清俊的嘴角勾出暖人的弧度：“茗雪，我……回来了！”

突然一阵腐骨蚀心的痛。

他微微蹙了蹙眉，对赶车的少年吩咐：“再快点……”

“世子，您放心，小的就是把马腿跑断了，把马骨头抽断了，也得让它把吃奶的劲儿给咱使出来！”

“嗯！”云戡把头抽回车里，看着身边一个被层层锦缎包裹的东西，满意地微笑，“但愿，这一趟努力不会白费！茗雪，看到它，你会高兴吗？”

很累了，他带着微笑睡去。

马车飞奔，风驰电掣，一路飘香一路血。

一匹疲惫的白马，拼命地追随。

嗒嗒嗒。

马蹄声渐渐入耳。

云戡做了一个梦，梦中，恍惚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传来，眼前的世界变了，那如梦似幻的水晶城越来越明亮、越来越热闹……

这是一个繁华的雪域。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叫雪国。